

赛里木湖的咸水,不仅是大自然矿化所致,更多的,是融进了多少年、多少代人悲情的泪水。今夜,赛里木湖又多了我的一滴泪。

赛里木湖有我一滴泪

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七

□黄俊生



心在路上

在我眼里,赛里木湖是悲情的湖。

虽然,它有惊世骇俗的美,它有处子般的恬静,但是,大西洋暖湿气流在这里回旋起落,凝结成最后一滴眼泪,便注定了它的悲情身世。

拨开天山峰巅白絮般的云彩,如同揭开覆盖在赛里木湖脸上的轻纱,赛里木湖盈盈眉眼处,凝聚令人欲泣的神情。欲泣,不为因白头的沧桑,不为因风而皱眉的凄婉,只为在这里流传的悲情故事和在这里演绎的悲壮历史。

从东面进入景区,沿北岸往西行,准备绕湖一周,从南岸出景区,进果子沟。湖面吹来凛冽的风,倒映点点星光,车灯投射在夜空,划出两道光柱,光柱下,草场、沼泽、灌木、溪流,一闪而过。在如此寂静的夜晚,走在如此寂静的湖岸,走着走着,便走进了远古,走进洪荒旷野……

眼前出现一个盛开鲜花的美丽草原,一对青年男女策马向天边奔去,这是传说中的蒙古族青年契丹和雪得克。这对热恋情人在草原上放牧,相亲相爱,不屈服于草原暴君淫威,以死相抗争,双双殉情。山川为之震颤,天地为之悲怆;地为之崩陷,形成深潭,天为之倾泪,化为洪流,大草原顷刻变成一片瀚海,一对恋人化作湖心影形不离的小岛。

遥想当年,周天子西巡至群玉山,与西王母同游瑶池。临别,西王母深情款款地问:“将子无死,尚能复来?”周天子回答:“比及三年,将复而野。”然而,周天子最终未能履约复来,不是负心,而是他有“和治诸夏,万民平均”重任在肩。西王母倚窗向瑶池抛洒相思泪水的身影,永远地留在李商隐悱恻缠绵的诗中:“瑶池阿母倚窗开,黄竹歌声动地哀。八骏日行三万里,穆王何事不重来?”我明白

了,古代瑶池,不是青海湖,不是天山天池,它是赛里木湖——古时候,赛里木湖就叫天池,是新疆海拔最高的冷水湖。

我们的车继续疾驰,雪亮的车灯光柱牵引我的思绪穿越时空隧道,飘向远方。西汉张骞曾几度出使西域,受命游说游牧于赛里木湖一带的乌孙,联手抗击匈奴,我们的脚下,是否就是当年他策马奔驰的地方呢?他是否曾在这里勒马驻足,眺望赛里木湖的美丽,回想策动乌孙无果而难过流泪?策动不成,汉朝转而与乌孙联姻,远嫁了两位公主细君与解忧。细君公主在乌孙生活了五年,带着强烈的思乡之念香消玉殒;而解忧公主则在乌孙生活了五十年,按照习俗,先后嫁给三代乌孙王,最终在晚年回到汉朝。一个堪称英雄的汉子未能完成的使命,却由两个弱小女子来承担,其中艰辛无法言说。我想,我们脚下之处,两位公主也一定走过。

又一阵湖风刮来,隐隐中,我听到一个细弱的声音,如泣如诉:“吾家嫁吾兮天一方,远托异国兮乌孙王。穹庐为室兮毡为墙,以肉为食兮酪为浆。常思汉土兮心内伤,愿为黄鹄兮归故乡。”这不是细君公主在快快病中吟唱的那首《黄鹄歌》吗?倾听这穿云破空而来的忧伤和透出的旷世凄清,天地能不为之悲悯吗!原来,赛里木湖的咸水,不仅是大自然矿化所致,更多的,是融进了多少年、多少代人悲情的泪水。今夜,赛里木湖又多了我的一滴泪。

终于找到一个夜宿的地方,在赛里木湖西岸,一处那达慕旧址,据说这里是观日出的最佳位置,于是,我们扎下帐篷野营。听着狂风撕扯着帐篷,震撼得地皮瑟瑟发抖,渐渐进入蒙眬状态。蓦地,阵阵战鼓般的轰鸣从天边远远传来,那分明不是那达慕大会上叼羊的马蹄,那人欢马鸣是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喧闹!

土尔扈特人东归是中国民族史上一段悲壮传奇事件。土尔扈特是我国蒙古族一支,明朝末年,为了避免内战,举族外迁,离开世代居住的准噶尔盆地,在当时还没被沙俄顾及的伏尔加河下游荒莽草原建立新家园。在那里生活栖息了140多年之后,为了反抗沙俄的虐待与压迫,在首领渥巴锡大汗的带领下,十七万土尔扈特人踏着积雪,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,艰难跋涉,回归故土。一路上,他们击退沙俄女皇叶卡特琳娜派遣的追兵,以牺牲了一半人马的巨大代价,历时半年,行程一万多里,终于回到祖国怀抱,谱写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壮丽诗篇。其中一支土尔扈特东归人马被乾隆皇帝安置在赛里木湖一带的精河,并且在与沙俄历次入侵的战斗中,成为抵抗外侮的生力军。

这一夜,赛里木湖在呼啸的狂风中,以轻柔的絮语向我讲述了这段历史。

当肆虐了一夜的风终于归于平静时,我们从睡梦中跳了起来,朝着湖边奔去,去迎接赛里木湖第一缕阳光。

伫立湖边,我着实呆住了。这就是赛里木湖吗?分明是浩瀚无边的海。说它是湖,却有大海样的蓝,蓝得纯粹、清澈、深厚;说它是海,却又波澜不惊,文静得像待字闺中的女子。湖面冷艳,凄美,这种美来自远古,是手工制作的绝世作品,如蒙古族少女一样朴素,纯洁得使人不忍靠近它,不敢惊醒它。湖水透彻明净,水草碎石清晰可见,微波荡漾,如同少女娇嗔薄怒微皱的鼻翼。

朝阳从湖心小岛后面冒上来,缠绕山腰间的云变成美艳的绯红,虽是飘逸的,动感的,却又仿佛是静止的,透露着无尽的矫情羞涩。刹那间,蔚蓝的湖面涂抹上了金黄色的油彩,因而使这沉寂的湖面、凝固的远山有了生动气韵。虽然寒风依然刺骨,我却感受着来自心灵的温润,昨晚的悲情犹如天边一缕云烟,随风飘散。

沉醉中,耳边飘来一位老人的声音:“你宝石蓝的湖水,一见便教人心神荡。”这位老人曾对家乡故土说: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,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曾几何时,老人在赛里木湖边低回吟哦,那浸透泪水的双眸,那深情凝望的目光,一如现在的我。

野草野菜几乎都是老气的,蒲公英也不例外。即使是刚生出来的小蒲公英,也一副沉着淡定模样,绝不肯绿半丝媚色的。

蒲公英

□低眉

草木物语

蒲公英出生在春天里。这是一种英气的草,像一丈青扈三娘那样挺括的人物。倒并不是说她不漂亮,而是漂亮这样的词语根本没办法概括她,有很多别的气质从里面扩散开了来。她甚至也不是美,而是从美中分裂出来很多的英气。这英气不是男性的英武,而是流淌在叶面上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蓬勃气息,也是女性的。

事实上,野草野菜几乎都是老气的,蒲公英也不例外。即使是刚生出来的小蒲公英,也一副沉着淡定模样,绝不肯绿半丝媚色的。

就这样趴在田野沟渠坡地里,阳光下舒展,霜露里沉默,宠辱不惊的样子,比有些心旌摇荡的狐媚花朵不知忠厚多少倍。蒲公英是一种自由率真的植物,充满了战斗的力量却没有一点点狠戾气。她没有因为自己的老成和力量就堕落为粗鄙的男人,并且还恰到好处地拥有着自己真心实意的爱情。是穆桂英一般神奇的存在。

蒲公英英气、味苦,归肝、胃经,具清热解毒、利尿散结之功用。作为全草入药,神一样的存在,历朝历代的中国医生认为轻易放过蒲公英一定会被中纪委问责。韩保昇谓:

“茎、叶似苦苣,断之有白汁。堪生啖。花如单菊而大,四月五月采之。”苏颂谓:“处处有之。春初生苗,叶如苦苣,有细刺。中心抽一茎,茎端生一花,色黄如金钱。”宋人寇宗奭谓:

“四时常有花,花罢飞絮,絮中有子,落地即生。”

不厌其烦录这么多,实在是因为古人的字,又贴切,又简洁,蕴含着繁盛绚烂的画面和气息。依我的力量,用今天的汉语来形容,是会委屈了蒲公英。

中世纪人类对植物们所做的最坏的事情,是赋予了它们种种恶名。他们把蒲公英

族一支,明朝末年,为了避免内战,举族外迁,离开世代居住的准噶尔盆地,在当时还没被沙俄顾及的伏尔加河下游荒莽草原建立新家园。在那里生活栖息了140多年之后,为了反抗沙俄的虐待与压迫,在首领渥巴锡大汗的带领下,十七万土尔扈特人踏着积雪,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,艰难跋涉,回归故土。一路上,他们击退沙俄女皇叶卡特琳娜派遣的追兵,以牺牲了一半人马的巨大代价,历时半年,行程一万多里,终于回到祖国怀抱,谱写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壮丽诗篇。其中一支土尔扈特东归人马被乾隆皇帝安置在赛里木湖一带的精河,并且在与沙俄历次入侵的战斗中,成为抵抗外侮的生力军。

这一夜,赛里木湖在呼啸的狂风中,以轻柔的絮语向我讲述了这段历史。

当肆虐了一夜的风终于归于平静时,我们从睡梦中跳了起来,朝着湖边奔去,去迎接赛里木湖第一缕阳光。

伫立湖边,我着实呆住了。这就是赛里木湖吗?分明是浩瀚无边的海。说它是湖,却有大海样的蓝,蓝得纯粹、清澈、深厚;说它是海,却又波澜不惊,文静得像待字闺中的女子。湖面冷艳,凄美,这种美来自远古,是手工制作的绝世作品,如蒙古族少女一样朴素,纯洁得使人不忍靠近它,不敢惊醒它。湖水透彻明净,水草碎石清晰可见,微波荡漾,如同少女娇嗔薄怒微皱的鼻翼。

朝阳从湖心小岛后面冒上来,缠绕山腰间的云变成美艳的绯红,虽是飘逸的,动感的,却又仿佛是静止的,透露着无尽的矫情羞涩。刹那间,蔚蓝的湖面涂抹上了金黄色的油彩,因而使这沉寂的湖面、凝固的远山有了生动气韵。虽然寒风依然刺骨,我却感受着来自心灵的温润,昨晚的悲情犹如天边一缕云烟,随风飘散。

沉醉中,耳边飘来一位老人的声音:“你宝石蓝的湖水,一见便教人心神荡。”这位老人曾对家乡故土说: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,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曾几何时,老人在赛里木湖边低回吟哦,那浸透泪水的双眸,那深情凝望的目光,一如现在的我。



现实和梦境仿佛透明的墙,阻隔在人群之间。人群和人群互相望着,他们围作一圈,彼此依偎,却又无法相互触碰。

睡着的城市

□维愚

音乐私语

像约好了似的,城市一个接一个,陷入熟睡,沉进深海。头一个睡着的城市梦见了自己的童年,欢快的,热闹的,被节日充斥的喧闹的记忆碎片。

它在梦里赤着脚奔跑,跑进生机勃勃的青年期,那时身上挂了多少勋章,多少伤痕,多少牵挂啊!它感慨而伤怀。

睡着前,它想起来了,睡着前自己也才正值壮年,有着满把子的力气以及责任。可不是睡的时候啊!它对自己说。

这座城市沉得最深,也最想醒来。

它拼命地浮浮沉沉,一会儿没入海底,一会儿漂上滩涂,躯体如古旧的沉船,挂满了附生的藤蔓。

它疲惫极了,疼痛极了,梦境接踵而至。

城市们在海底长睡,陆地上的旧址只剩空寂,往日城市们的窃窃私语声不见了,攀附其上的一切都随之沉入海底,其中有些无法在海中生存,一人水便死去,还有些太过卑微渺小,被留在了岸上。城市们像肢解自己一般把带不走的居民们割去,孤零零留在空无一物的岸上,后者沉默地看着同样沉睡之海,陆地如海洋一般沉默。

总有一天会再见的,居民们想。他们生活过的痕迹随着城市一起沉入海中,但愿海波足够宽厚,不要抹去这些无主的痕迹。

城市在梦境中奔忙的脚步声,醒着的人们划动海浪的水波声,陆地上人们心中的祷告声,有时会彼此交织,世界仿佛又找回了往日的嘈杂。

现实和梦境仿佛透明的墙,阻隔在人群之间。人群和人群互相望着,他们围作一圈,彼此依偎,却又无法相互触碰。

他们同时循着城市的足迹找到了自己的祖辈,未被淹没的荣耀和罪过,城市是这样诞生的,城市是这样老去的,城市是这样庞大的存在。

有人说,我知道了,城市即将死去;有人说,我知道了,新的城市即将诞生。

剩下一小部分居民,在海底,醒着。

醒着在海底。他们分享包裹氧气的气泡,

他们像游鱼一样企图奔向别处,其中一些人,游走了就再也没能回来,于是他们传递着这样的谣言:阳光会让自己化作海浪的沉船,挂满了附生的藤蔓。

城市在梦境中奔忙的脚步声,醒着的人们划动海浪的水波声,陆地上人们心中的祷告声,有时会彼此交织,世界仿佛又找回了往日的嘈杂。

现实和梦境仿佛透明的墙,阻隔在人群之间。人群和人群互相望着,他们围作一圈,彼此依偎,却又无法相互触碰。

在这中央,是城市巨大的躯体,绵绵地呼吸,睡意昏沉。

人们开始忘记自己是从陆上来的,逐渐忘记自己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。

清醒者敲打城市铁锈的躯体,敲打上面的藤蔓,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。

他们相信城市一定会醒来,在阳光下茁壮地生长繁衍,死去,再诞生。

霜不以自己单独存在,衬托了人间草木,才有秋叶一样的静美,熏染了江风水月,才有了形同春水的灵动。

冬天去乡下看霜

□江徐

坐看苍苔

立冬之后晨跑会看到霜,但必须是在乡野,因为城市里没有霜。

曦阳斜照着乡间房舍,玻璃窗上反射出温和的黄光。宅沟表面,水汽氤氲。屋前有大片庄稼地,秋天时下的油菜秧覆了一层霜。一只落单的白鹭,从此掠过。此情此景,尘世有些许仙意。心中一漾,说不清是白霜,还是白鹭翩跹的低飞。

路边有一株鸡冠花,紫红的花,亮白的霜,像顶着一小撮残雪。苏东坡自叹“尘满面,鬓如霜”,乡间蔓草荒草,冬霜如银鬓。草丛深处竖着一块标识牌,红底白字地写着:“有茶米酒卖,向东15米”——农人朴实,自己打出的广告也是如此直白,不带一点噱头。

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屋舍破落,瓦上的薄霜愈发显出清寒之色。屋后矗立一排水杉,渐渐凋敝的树叶已经转为红褐色,可以借给禽鸟育养子孙,无须租金。

大自然有一双鬼斧神工的无影手,将黄豆叶依据其脉络镂刻出花纹,霜似白漆,隐藏着朱阁绮户的高处不胜寒之意。蓼草本来是美艳的,而今,像是风尘女子褪尽铅华,有着“垆边人似月,皓腕凝霜雪”的朴素的风流。

秋冬草木受了霜的点染,就像杏花迎来春雨,夏荷嬉戏蜻蜓。

一件事物,一片风景,能够撩人心弦,总是因为它牵惹起最遥远的记忆。年少时的很多细节已然忘却,却始终记得大人的三言两句中带来的自然气息。“下霜了”“起闪电了”“三朝迷露起西风”“东南风起,要落雨”。看似平淡无华,但是从自己的童年走来,能够在暗自咀嚼土生土长的方言时,还原其中的味道。

秋冬草木受了霜的点染,就像杏花迎来春雨,夏荷嬉戏蜻蜓。

有时候,祖母说一句“外面下霜了”,意味着冷,没有风,接下来是一个大晴天。祖母早上喜欢喝一小碗黄酒,在灶锅内炖暖,端出来,捧在手心,酒面游滑几缕丝线一样的白气。她总

是鼓励我一起喝,借此暖暖身子。喝了两口,再喝两口。西南方向是一片田禾,下霜的早晨,贴在地面的油菜秧一片白茫茫。那片白,填不满祖父水远山长的目光。

越是晴阳,越是寒冻。走在上学路上,脚趾冷得生疼。两只脚一前一后地走着,我低头看看鞋,与鞋子里的十趾肝胆相照,惺惺相惜。那种生硬的疼痛感,也是霜冰凉的色彩。

后来那块田禾被外地人租了去,搭起大棚种大葱,那白茫茫的视野随着童年一去不复返。再后来,祖父祖母先后去世,那个地方我不再回去。

“今朝外面下霜了。”祖母这句话,未曾想起过,也从来没有忘记。

在童年记忆面前,霜不算具体事物,它晕染出朦胧懵懂的岁月气氛,埋藏着恋恋不舍的情感维系。霜在严寒境遇下到来,让人感知被窝的眷恋、豆奶的香甜、米粥配咸菜滚烫的对胃肠的熨帖。

说是“下”霜,霜却并非从天上降下,它由地面的水汽遇冷之后凝华而成。立冬之后,晚上七八点去超市买东西,感到空气湿濡,以为下起了夜雨。之后才反应过来,原来开始下霜了。摸摸路边的垃圾箱盖面,已是密密麻麻极细小的水珠。

童年的夏天,从井里拎出的啤酒擦干了放置一会儿,瓶壁上也是这副样子。

千百年来,霜也飘飞、降落在唐诗宋词中。若是起风,便是李商隐的“秋阴不散霜飞晚,留得枯荷听雨声”。尘埃落定,便是温庭筠的“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”。起霜的深夜,漂泊的张继,作为一个不怕冷的月夜游荡者,他欣赏到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”,还有张若虚,面对滔滔江水,